

明蕭大亨撰

(國學文庫第二十九編)

北虜風俗

附北虜世系

全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明蕭大亨撰

(國學文庫第二十九編)

北虜風俗

附北虜世系

全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北虜世爲邊患非不侵不叛之臣耶遠姑無論弘正以後戰詘議守守詘議貢貢詘而復議戰竭天下力以奉之無寧歲備左則失右此款則彼攻無他虜情失也彼之種類嗜惡趨辟短長變態不諳而我直以無算當之鮮不償矣且夫物有宜適事有經權豢龍飼虎下鴈號猿鱗介羽毛尙可以情索而智制虜雖異類哉猶稱人耳是故武靈胡服以卻匈奴王吉黥面以入穹廬得其情也不得其情而漫與之角是執戈以逐馬牛而使虎豹受轡鞅也是以百爲而百不當嗟夫先民神聖邈矣虜豈神怪鬼魅難知與比歲以來虜樹領塞垣廩廩焉得比小國屬夷何變之敢圖而過計者設爲日夕之憂虜固野心然嗜惡趨辟之情猶禽鹿視肉也彼利吾餌吾亦利彼款要亦無失魏莊子思終之慮險其走集精其閒諜時以春秋練吾兵無不足當匈奴之長技脫使選蠕觀望阻兵馳蹂我浸假而爲陰山之戰浸假而爲鴈門之守彼情形在握亦終必浸假而

款塞則我爲刀俎彼困凡上直以鞭箠使之而不辱軍士使寇令焉譬之紀消
子木雞德全而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又何必使邊民父子日苦鋒鏑僥倖出
塞之功快心狼望之北哉顧虜情一也得則桀驚易馴卽胡服黥面而亦可奏
功不得則變幻呼吸卽竭天下力奉之而不足疆圉之故此其大較可觀矣不
穀籌邊之餘得虜情頗悉爰取系俗記之謬附末議嚆矢帷幄非所望焉語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是在疆場之事與有職競者若曰虜狐狸豺狼之與處大小
受爵狙喜固矣其風俗不與華同茲編也無乃畫鬼魅飾此維乎覆瓿之嘲不
穀何辭

萬曆甲午孟冬之吉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奉勅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蕭大亨識

北虜風俗目錄

尊師	待賓	崇佛	葬埋	聽訟	治盜	治姦	分家	生育	匹配
一一	一〇	九	七	六	五	四	三	三	一

北虜世系	貢市	戰陣	教戰	習尙	牧養	禁忌	敬上	帽衣	食用	耕獵
三二	二九	二五	二三	二二	一九	一七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二

北虜風俗（附北虜世系）

泰安 蕭大亨纂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烏睹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近亦知具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壻往婦家置酒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友婦家預置一帳房豎於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友皆已散去時將昏矣婦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壻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同歸婦家不然卽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儻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婦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婦家也諸婦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婦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婦之衷衣必以馬尾辮維繫之固壻以小刀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矣歸時婦披長

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卽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禮成各送一衣似亦爲贄然亦終避匿不相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斂而廢也至虜王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婦避壻追之事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婦不命壻入壻不敢遽入也旣婚後壻在婦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百計其酋長之壻名儻不浪女名婬不害此兩家者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卽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婦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忍不敢言也若台吉之妻有不利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擲揄哉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卽裹以皮或以氈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會飲名曰米喇兀產母自初產時卽飲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晁錯所稱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嫗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輓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已聘人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

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治姦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婦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卽以弓弦縊死其婦矣凡姦夫之父子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赤族之禍不過是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婦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獲則持其婦以歸而姦夫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死則止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於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足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

然後恕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干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略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恕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剗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九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剗其目斷其手何其慘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卽姦其舅母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旣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畜之牝牡而重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其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蹠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眾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皆以與眾台吉也如散夷不和則聽台吉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遂相懽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卽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致人於死者則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止若兩婦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死彼婦汝竟欲謀嫁彼夫耶其婦誓曰無遂以此婦與死婦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之人間亦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殺則罪與殺眞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眞夷者非惟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

產一空至於奴爲夷人所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者不過罰數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爲人所殺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薄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嗟殆爲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醫藥冀起其罷聾顛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脈憤興外強中乾往往天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埋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如秦穆殉葬之意若有盜及冢中所埋衣甲及冢外馬肉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

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冢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吉之冢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七日外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號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其餘燼爲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弔者與所部諸夷來弔者俱有牛馬賻葬則俱以謝喇嘛其所嬖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擐甲持刀向門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奉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

之戰

崇佛

夷俗獷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款貢以來頗尙佛教其幕中居恆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捧香瞻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爲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坐臥寢食不釋也曩俺答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當袒腹中有聲眾僧曰此當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眾僧曰此眞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

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物品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夷人聞之於是千里贏糧而走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陞松本之子爲朵兒吉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本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列于西北之下主之從者卽列於東北之下皆跣跣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卽以其餘者犒從羣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生平不相知識或貧或餒不必

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卽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殮晨起尋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孰意狼如狼貪如羊者乃能軫猶饑之念若此乎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衣或布或段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酋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法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眾往者書用板或以皮近款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

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麤且書甚遲鈍不能搨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雖草而有似于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款貢以來種種俱備但其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鬱蒼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毛也儻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柏連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羣蒐惟三五爲